



我对这个时代最大的感受就是丢失。虽然我们获得了机器、速度等，但我们丢失了宇宙、丢失了与大地的触摸，最重要的是丢失了一种表情。我觉得我们人类就像奔跑而不知道怎么停下来动物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梦想一种复得，是我诗歌中的隐蔽动机。我追求浪费和缓慢，其他一切都不令我激动，都是悲哀。

张枣 著 颜炼军 编选

# 张 枣

---

# 随 笔 选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

我对这个时代最大的感受就是丢失。虽然我们获得了机器、速度等，但我们丢失了宇宙，丢失了与大地的触摸，最重要的是丢失了一种表情。我觉得我们人类就像奔跑而不知道怎么停下来的动物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梦想一种复得，是我诗歌中的隐蔽动机，我追求浪费和缓慢，其他一切都不令我激动，都是悲哀。

张枣 著 颜炼军 编选

# 张 枣

---

# 随 笔 选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枣随笔选/张枣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1

ISBN 978-7-02-008916-1

I. ①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70766号

责任编辑 脚 印  
责任校对 刘光然  
装帧设计 柳 泉  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97千字  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  
印 张 9 插页2  
印 数 1—5000  
版 次 2012年4月北京第1版  
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8916-1  
定 价 2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:01065233595

## 目 录

- 枯坐 / 001
- “世界是一种力量,而不仅仅是存在” / 008
- 自己的官方 / 013
- 庆典 / 016
- 略谈“诗关别材” / 020
- 温洁与每个人的拜伦 / 025
- 销魂 / 027
- 散文诗二章 / 032
- 当天上掉下来一个锁匠 / 034
- 俄国诗人G.Ajgj采访录 / 047
- 诗人与母语 / 053
- 一则诗观 / 059
- 艾略特的一首短诗:Morning at the Window / 060
- 《普洛弗洛克情歌》讲稿 / 074
- 关于《长干行》及其庞德英译本 / 107

- 谈谈叶芝短诗 When You Are Old / 113
- 秋夜的忧郁 / 116
- 《野草》讲义 / 123
- 《秋夜》讲评 / 123
- 《腊叶》讲评 / 140
- 《过客》讲评 / 144
- 《一觉》讲评 / 149
- 《立论》讲评 / 151
- 《求乞者》讲评 / 153
- 《好的故事》讲评 / 156
- 《火的冰》与《死火》之间的写案关系 / 157
- 关于当代新诗的一段回顾 / 163
- 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
- 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 / 170
- 文学史……现代性……秋夜 / 193
- 访谈三篇 / 199
- “甜” / 199
- 环保的同情,诗歌的赞美 / 225
- 诗歌与翻译:共同致力汉语探索
- 欧阳江河、赵振江、张枣对话录 / 233
- Anne-Kao 诗歌奖受奖辞 / 240
- 译稿两篇 / 242
- 论诗人(里尔克) / 242
- 论诗人(C.G.荣格) / 245

附 录

风的玫瑰——致张枣 / 251

张枣生平与创作 / 颜炼军 263

编后记 / 279

## 枯 坐<sup>①</sup>

住在德国,生活是枯燥的,尤其到了冬末,静雪覆路,室内映着虚白的光,人会萌生“红泥小火炉……可饮一杯否?”的怀想。但就是没有对饮的那个人。当然,也会有几个洋人好同事来往,但大都是智商型的专家,单向度的深刻者,酒兴酣时,竟会开始析事辩理,层层地在一个稳密的象牙塔里攀沿,到了一个点,就可能争辩起来,很是理性,也颇有和而不同的礼貌和坚持。欧洲是有好的争辩文化的,词语不会凌空转向,变成伤人的暗器,也不会损耗私谊,可是,也不见得会增添多少哥们的义气。于是,告别的时候,全无夜饮的散淡和惬意,浑身倒满是徒劳的兴奋,满是失眠的前兆,你会觉得只是加了一个夜班,内心不由得泛起一阵消化不了的虚无感。

是的,在这个时代,连失眠都是枯燥的,因为没有令人心跳的愿景。为了防堵失眠,你就只好“补饮”。补饮过的人,

---

① 本文最初收入张枣主编的《黄珂》一书,华夏出版社2008年出版,《名作欣赏》2010年第4期刊发。

都知道那是咋回事：跟人喝了一夜的酒，觉得没过瘾，觉得喝得不对头。于是，趁着夜深人静，再独自开饮。这时，内心一定很空惘，身子枯坐在一个角落，只愿早点浸染上睡意，了却这一天。一杯杯过去，有时竟怎么也醉不了，越喝越醒，直到晨曦苍白地把尘世的窗户一个个交还回来。凭窗望去，街坊上有了动静，德国日常生活的刻板和精准醒了：小男孩背着书包走过，一个职员模样的中年人走过，脸上还有被闹钟撕醒的麻木，你知道他们是去街尾赶公车，而公车的时刻表精准到分钟，完全可信赖，也足以惩罚散漫者的。所以，不用时钟，你看见谁走过，看熟了，也就知道现在是几点几分了。他们的腿甚至像秒钟般移动……一切都那么有序，一眼就望到了来世，没有意外和惊喜，真是没意思呀。

这时，我会想：要是国外有个黄珂就好了……

而国外是不可能有一个黄珂的，黄珂的气场是汉族的。说他聚的是一个沙龙，恐怕还是不太恰切，因为沙龙这个词味儿嫌洋气，让人想起香槟酒的彬彬有礼，小圈子的自我精英感和体面的封闭。这些东西黄珂是不以为然的，他脸上和悦的散淡盛不下这些东西。他聚的其实是他自己内在的一个本性：和悦的散淡，他让它外化成了望京新城606，而这个空间，又幻化成京城大得无聊的黄昏里的一片小小的快活的解放区。来的人多且杂，有真英雄，也有假美女，有尤物和大腕，也有戾气的脸和不懂天高地厚的混混。啥都有，却都想亲近黄珂，真是令人称奇。而他真是和悦，真能容人，从未见他对谁动过气，也未听他主动臧否过人物。但他又不是阮籍的那种强忍的机警，掩饰的老到，而是真散淡，自自然然地应



对同样莫测紊乱的时日。哪怕是最戾气的钱，他也是散淡地赚着，让人觉得有一种钱，就叫散淡。既然这样，官方何不发篇社论封他个“和谐社会”的典型呢？——我常常对他戏言道。他乐哈哈地拍着肚皮说：封就封嘛。

三年前回国，是赵野第一次带我去黄珂家的，去了那次就上了瘾，从此隔三岔五地去，与黄珂耍成了要好得不得了的朋友。日子长了，就觉得别的地方都不好玩。我去他那，一是因为好吃，二是想和他闲聊。有时也觉得二者是一回事。我喜欢人少时去，这样他会亲手炒一两道菜，而且好说话。他总是叫我五点左右来，一起去逛逛菜市，问我想吃点啥子。而饭前逛市，啥子都想吃，所以最好吃的东西，其实是饥饿——这是他的名言。确实，我这时也啥子都想吃，而不知为何，几乎每次却都脱口说想吃猪肝。他每次的炒法都不一样，比如用鲜菇片炒，饰以点点的清辣的红尖椒，但适之以糖，些许的日本生抽和黄酒，免去姜末和蒜片的俗套，也免芡，炆于急火，端出就是一盘洒脱的经典。由此管窥，真的，他许多的菜式都有笑傲江湖的味道，实乃高人之作也。

有一夜醉了，无力回家，便借宿在黄珂家的客房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被一层沁骨的寂静惊醒，这寂静有点虚拟，又有点陌生，使人起了身在何方之思，我知道再难入眠了，一定得补饮点什么。我迷茫地下了床，绕过书房，走过甬道，只见一盏微光还逗留在客厅里，人都走了，四下都是杯盘狼藉，空气里呆痴着一股酒腥味，空椅子七零八落围靠在长长的餐桌边，都像是摆出了一副怅然若失的闭嘴的样子。我走进客厅，正朝那间棋牌小侧室蹑行，想去冰柜取点啤酒，忽然觉得身后的空寂里有点异样。我回过头，看见客厅右角的沙发上

坐了一个人。是的，黄珂坐在那里，枯坐着。枯坐是难以描绘的，既不是焦虑的坐，又不是松弛的坐，既若有所思，又意绪飘渺；它有点走神，了无意愿，也没有俗人坐禅时那种虚中有实的企图。反正就是枯坐，坐而不自知，坐着无端端的严肃，表情纯粹，仿佛是有意无意地向虚无讨个说法似的。它是人类最有意思的一种坐。这个我是懂得的。即使在热闹的餐桌，在他的首席上，黄珂也偶尔会滑进这种枯坐。这个旁人是没有留心到的。

他看我拎着酒走近，说：睡不着呀？

我说：呵，你也喝点不？

他说：喝嘛。

两人三言两语地喝了起来，又惺惺相惜地沉默着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忽然觉得有一种dejavu的感觉，一种幻显的记忆，就是那种似曾有过的感觉：你正做某事或经历某个场景，忽然觉得你过去也做过同样的事或经历过同样的情景，你是在重复，却又想不起具体的比照。我这时就正是这种幻显，觉得这夜深人静，这对饮，我们仿佛在过去有过，此刻我们只是在临摹我们自己，在临摹逝去了的自己的某个夜晚。那从前的对饮者，也就是这样举落着我们的手和杯，我们还那么年轻，意气风发，八十年代的理想的南风抚面。

一刹那，幻象落实：不，这不是幻显。我竟认定我们不只是这三年才认识而一见如故的。这“一见如故”不是空话，还真有点名堂。我们过去确实见过，短暂地交往过，在1985年左右，后来我们竞相忘于江湖了！我想起一个叫吴世平的重庆旧友来，那时的文化圈里他是最能串人的，他把大家都组织起来，搞了个“重庆青年文学艺术协会”，后来功成名就

头有脸的重庆籍文化人艺术家，都跟它有染呢。柏桦也带我这个外地人入了这个会。

我问黄珂：你是不是也在里头？

他说：咋个没呀，也在里头耍嘛。

像是为了印证，我追问：成立那天你去了没？

他说：咋个没去呀，记得有个仔对着会场敬了个军礼呢。

我心里一动，是呀，我也是很记得那一幕的，协会成立是1985年10月的一天，是个雨天，在上清寺附近的一个机关里，来了一堆另类模样的人，热热闹闹的，大谈文艺的自由与策略。这时，吴世平领着一个军人进来，年轻帅气，制服整洁，脸上泛着毕业生的青涩，浑身却有一股正面人物的贵气，有点像洪长青，反正跟四周这些阴郁的牛鬼蛇神是很有反差的。吴世平介绍道：他叫潘家柱，解放军某外语学院研究生刚毕业，志愿加入我们协会，正在研究和引进海明威。大伙儿鼓起掌来，年轻的我也在鼓掌，仿佛看到年轻的黄珂也在鼓掌，他那时是长长的西披士头发，浓眉大眼的，俊气逼人。而再看潘家柱，他语无伦次地说了一段话，挺高调的，忘了他具体说了什么。只记得他说完，挺身立正，给大家敬了个脆响的军礼，还是那种注目环顾式的。二十多年了，甚至在孤悬海外的日子里，我会偶尔想着这个场景的。不知为何，觉得它美。

也不知为何，黄珂其它都忘了，却也没忘记那个军礼。他甚至也跟我一样，忘了我们曾经见过面，喝过酒，一起跟共同的朋友玩过一段光阴。而此刻，浮生里一小星点的通幽，唤起了一片悠远。他说：来嘛，喝杯高山酒嘛——我倒也听明白了，连声说：来来，喝杯流水酒。喝完，他就去睡了。

而我还不睡，便独饮着。忽然想起自己几年没写诗了，写不出，每次都被一种逼窄堵着，高兴不起来。而写诗是需要高兴的，一种枯坐似的高兴。好像R.弗罗斯特也有同感：从高兴开始，到智慧里结尾。或者说，从枯坐开始，到悠远里结尾。想着这些，觉得这暗夜，这人世，都悠远起来，觉得自己突然想写一首悠远的诗，讲一个鲁迅似的“幽静美丽有趣”的“好的故事”。我想写两个陌生人，一男一女，揣着偷税漏税的钱，隐名埋姓地逃到海南岛去了。他们俩特搞得来，待在一起很贴心，很会意，很好玩。比这个时代好玩多了，悠远多了。我写了几句，又被逼窄堵住，写不进去。忽然又想起黄珂来，知道他是懂得悠远的，因为他内心其实很悠远。似乎他在鼓掌。于是，我精神一振，写完了这首诗。这首诗以前忘了给他看了，今天拿出来，或许他会喜欢的。

## 枯 坐

枯坐的时候，我想，那好吧，就让我

像一对陌生人那样搬到海南岛  
 去住吧，去住到一个新奇的节奏里——  
 那男的是体育老师，那女的很聪明，会炒股；  
 就让我住到他们一起去买锅碗瓢盆时  
 胯骨叮当响的那个节奏里。  
 在路边摊，  
 那女的第一次举起一个椰子，喝一种  
 说不出口的沁甜；那男的望着海，指了指  
 带来阵雨的乌云里的一个熟人模样，说：你看，

那像谁？那女的抬头望，又惊疑地看了看他。突然，他们俩捧腹大笑起来。

那女的后来总结说：

我们每天都随便去个地方，去偷一个

惊叹号，

就这样，我们熬过了危机。

## “世界是一种力量,而不仅仅是存在”<sup>①</sup>

华莱士·史蒂文斯(Wallace Stevens, 1879—1955), 1879年10月2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雷丁市。大学时就读于哈佛,后在纽约法学院攻读法律。1903年毕业后,先在纽约干了十几年律师工作,1916年进入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意外事故保险公司,1934年出任公司副总裁,一直干到退休。在这个公司的高职位上,他的兢兢业业,他的条理分明,他丰富的内心和隐忍的语言分寸感,不仅打理了必要的日常事务,也成就了诗歌这个超级虚构的美丽事业。他使我们相信,诗歌就是一种因地制宜,是对深陷于现实中的个人内心的安慰。

史蒂文斯大学时代已开始写作,二十四岁时,他的四首作品得以在美国著名的文学杂志《诗歌》上发表,并获该杂志的战时诗歌特辑奖。这些使得他的同事和客户对他稍稍有点另眼相看,也多了一份对他的尊敬,但文学专业圈里,基本

---

<sup>①</sup> 此文为张枣为史蒂文斯诗文中译本《最高虚构笔记》所写的书序。此书为张枣和陈东飏合译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。

没有关注他,更没有想到,一个未来的诗学大师,一个企盼传承美国诗歌传统,在新时代重新发明所谓“美国崇高”的双面人,正在悄悄地坚韧地工作着。

1923年,四十三岁的他出版了他第一本诗集《簧风琴》(Harmonium),十几年后才出版他第二本诗集《秩序的观念》(Ideas of Order,1936)和组诗《弹蓝色吉他的人》(The Man with the Blue Gitar,1937),1950年出版《秋天的极光》(Auroras of Autumn),1955年,他七十六岁,因癌症屡次接受住院治疗,嗅到死之临近,才不情愿地出版他的全集。可见他是一个大器晚成的诗人,一个耐心的循序渐进的大师,一个羞于诗歌的外在名望而只沉溺于“语言之乐”奇异的享乐主义者。一个精致的浪费者。

在早一些的诗里,史蒂文斯似乎爱用两种颇有差别的语式说话,一种偏向讥讽,甚至在不少人的感受中,是恶意,这类语式的诗一般显得怪异,奇想迭起,用词忽儿粗俚,忽儿艳俗,一种雅皮士的姿态讥讽自身的出格和与世界的格格不入,因而在元诗层面上也就故意摆出反诗的派头,来渲染对温雅守旧的写作的不满。另一种语式是抒情而崇高的,同时洋溢着康德式的明朗圆润的理性,散发出西方古老的诗哲同源的明晰观念,这类作品有《黑的统治》、《雪人》、《坛子轶事》、《看一只黑鸟的十三种方式》、《胡恩宫殿里的茶话》、《我叔叔的单片眼镜》、《星期天早晨》、《彼得·昆斯弹琴》、《十点钟的幻灭》等等,它们一般更受学院批评家如布鲁姆(H. Bloom)、文德乐(H. Vendler)、米勒(J. H. Miller)、克尔莫得(F. Kermode)等人的关注,也成了他们用以演绎自己诗学理论的经典原本;在世界文学范围内,这类作品似乎也流传更广,

一般也被读作是与史蒂文斯晚期创作,或者说典型的史蒂文斯,共生同构的一部分。

史蒂文斯坚称想象力是对诸神隐遁后之空白的唯一弥补,是人类遭遇世界时的唯一可能的安慰,“上帝即想象力”(《徐缓篇》)。当想象力作用于现实(reality),现实便从其单纯的事实显象中脱颖而出,一跃成为“猛虎,可以杀人”,成为“狮子,从天空跑下来饮水”,成为鲜活的动力,成为我们的紫气缭绕的气候:

莫以为我在紫气缭绕中穿越  
所谓极至的孤单并降落西天,  
我就会少了一点我自己。

我胡须上亮闪闪的膏药,  
不绝于耳的颂歌,大海在我内部的  
潮涨潮落,这些不算什么吗?

我的心境下着金色的香油之雨,  
我的耳里回旋着颂歌的听觉,  
我自己就是汪洋大海的罗盘。

我自己就是那个我漫游的世界,  
我的所见所闻皆源于我自身;  
那儿,我感到我更真实也更陌生。



可见,想象力做为主体,穿透万物,占据现实,成为“汪洋大海的罗盘”和世界的慧心(mind),使生命趣味盎然,同时也拓展了主体的真实,给主体带来获得真实的陌生的惊异感。同样,《基围斯特的秩序观世界》一诗里,那个用歌声缔造大海和世界的女歌者,也庆典似地宣告“世界从来就是她唱出的世界,/对她而言,绝非它物”,如此世界,因为吐纳着“更恰切的微妙,更清晰的声响”,才秩序井然,因为有着“香门之词,隐约被星空烘托”,才令人迷醉,也才值得栖居:

罗曼·费定南兹,可否告诉我  
这是为何:当歌声结束,我们  
回城,那些荧灯,那些  
停泊的渔舟的灯火,面对  
空中跌落的夜色,竟然  
把握了夜,分配了夜?竟然  
摆布出火树银花,安排,  
加深,甚至迷醉了夜

读者应该留意的是;史蒂文斯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坚持了浪漫主义以来想象力的崇高,而且还在于他坚信现实世界之事实性和事理性的崇高。“世界的迷人之处正是世界本事”(《徐缓篇》),而世界本身就是最终的价值和诗歌(想象力)最高的理由。尽管现实能够升腾跃进成“秩序的激昂”,诗歌却不是现实的对立物,而是它的内蕴物,也就是说,史蒂文斯对想象力的一切赞颂,都可以毫厘不差地被换置到现实本身,因而,现实就是想象,世界不自外于诗歌,词就是物,写作就